

在思南 阅读世界

第三辑

孙甘露

主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書店出版社

在思南 阅读世界

第三辑

孙甘露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思南阅读世界,第三辑/孙甘露主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458-1580-1

I. ①在… II. ①孙… III. ①演讲-中国-当代-选
集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4024 号

责任编辑 薛 羽

封面装帧 陈绿竞 余励奋

在思南阅读世界(第三辑)

孙甘露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25 字数 410,000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1580-1/I·411

定价 75.00 元

《在思南阅读世界 第三辑》编委会

主办单位：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市黄浦区委宣传部

编委会主任：

徐 炯 王 伟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文运 王 伟 王为松 刘 申 孙甘露 李 崑 李海宇
余海虹 汪 澜 钱 军 徐 炯 彭卫国 阚宁辉

主编：

孙甘露

策划：

李伟长 王若虚 石剑峰 彭 伦

目 录

博学的虚构

谈谈艾柯 1

私人历史的文学重塑

《慈悲》读书会 21

吃与文学

离不开的上海 43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

从翻译看东西方文化交流 68

用静来发声

张艾嘉创作分享会 83

孔门弟子的结构

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序文引申 101

侠的人格与世界 118

《朝霞》：非凡年代与青春岁月 142

小说引力：网络时代的长篇小说创作 167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

《野芒坡》读者沙龙 190

茅盾：从上海走向文学世界

纪念茅盾诞辰 120 周年暨抵沪 100 周年系

列活动 210

死于黎明

洛尔迦诗歌朗诵会暨新书分享会 235

陈情书：来自时间深处	256
无为与逍遥：庄子的人生真义.....	276
驻市作家眼中的上海	
2016 上海写作计划特别活动	299
第三种人	
对话大师彼得·汉德克	319
世界是通的	
一带一路 的逻辑.....	334
城市人的 乡愁	355
陈寅恪在上海	
陈寅恪学术思想漫谈暨《唐代政治史略	
稿 外一种》阅读分享会	374
《回望》新书分享会	390
虚无与情难： 西游故事 中的情生情灭.....	412
实体书店的未来与城市文化空间的升级再造	
（代后记）.....	453

时间：2016年2月27日

嘉宾：沈萼梅 小白 赵武平

博学的虚构

——谈谈艾柯

主持人：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春日的下午来参加第107期的思南读书会。我们都知道，2月19日意大利一位非常杰出的作家翁贝托·艾柯离开了我们，第27期我们曾经做过艾柯的主题，嘉宾就有我们的小白老师。今天我们再来谈一谈艾柯和博学的虚构，同时请到《玫瑰的名字》的译者沈老师，还有一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赵武平老师，他曾经写过一篇《一位可爱的作者》，就是纪念艾柯的，这篇文章刷爆了文艺青年的朋友圈。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三位老师。

小白：今天我主要是作为爱好者，从读者角度来跟大家交流，沈老师可以说是国内意大利语方面的权威，赵老师是中国艾柯著作系列引进者，他们两位都是专家，他们会谈得更深入一点。我们先随便聊两句。

沈萼梅：我昨天从北京来，我以前是徐汇中学的，徐汇中学以前是法国人的教会学校。1958年800多人考外国语大学，最后录取了30多个，其中就有我，考取的是法语专业。因为外国语大学要开辟意大利

语，命运让我跟意大利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就是个翻译，也是个教书匠，我不大会说话，我意大利语说得很好，座谈会不习惯，在座的都是学者，本人没什么学问，就是会意大利语。今天希望我待会发言，大家能够满意就行了，我怕辜负大家的希望，有点紧张，回到老家也很激动。

赵武平：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用一个周末的下午，谈谈我们接触到的艾柯，或者说我们知道的艾柯。因为艾柯不用我们作太多的介绍，可以说我们对意大利文学的理解，就是从中世纪但丁起，到后来熟悉的两个当代作家，一个是卡尔维诺，再一个就是艾柯。卡尔维诺去世相对早一些，艾柯是上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的时间是周六的上午。基本上所有能看到的媒体，不管是网络还是报纸、周刊、电视台，都在报道说，不光是意大利的一大损失，也是整个欧洲，以及世界的损失。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艾柯不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他更多是一个思想家，他一直被认为是欧洲最关心民主和世界问题的知识分子，他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表达了非常明晰的态度。他在过去20年，他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他1993年第一次到中国，后来也来了几次。我们出版社其实不是中国最早介绍艾柯的出版社，他的作品在80年代，在1988年前后是北京中国书店的出版社，应该是荣宝堂，从英文转译的，后来其他出版社也都有出，到2000年后比较受关注的就是作家出版社，出了从台湾引进的译本，台湾的学者从英文本或者从法文翻译了艾柯作品。

我们出版社最早是2002年4月份跟艾柯的代理在沟通，说我们有兴趣引进他的书。那时候代理说，艾柯正好有一本新书，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我说可以看一下。但是没想到拿来的这本书，竟然把我们的意大利语学者吓到了，我已经记不清楚这本书当时给了谁，但是这封信的内容我留下了，不建议出版这本书。这书写的是欧洲人怎么在耶路撒冷，在意大利南征北战的事，因为我们读不了意大利文，学者给我们讲，这个书更像《水浒传》。在中国讲意大利的《水浒传》，好像没有

人能轻松驾驭。还有一个，我们觉得这本书中国人不会有兴趣，一共400多页，中国人希望看40页的书，甚至压缩成四段，在微信上发发，中国人没耐心。作为出版者必须跟外方去说，这本书可能不予考虑，因为专家给我们意见是这样的。代理很无奈，可能是国家与国家的文化不同，但这本书的确在欧洲，在其他国家还是很有影响。

又过了一段时间，代理说艾柯要到中国来，你们是不是要重新考虑。我中间看到台湾的译本，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本书，不想再请国内学者翻译，就用了台湾的译本。

中间有个过程，我那年10月份到巴黎参加书展，见到译者，跟我年龄差不多，他在巴黎研究哲学。艾柯曾告诉我，全世界译本中，法文本相当接近意大利文本，甚至比英文本更接近。这个译者是个认真的译者，这本书译完以后，他说不能再译了，再译恐怕视网膜会脱落，这个译者叫杨孟哲。在我们出这个书的时候，2007年，艾柯通知我们说他3月份到北京开会，要到上海来，说能不能在他来的时候，有一本他的书。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已经签下了艾柯的重要作品，《玫瑰的名字》、《昨日之岛》、《傅科摆》这些书都已经签了。但是考虑到以前的译本全部是从非意大利语翻译的，而中国有非常好的意大利语研究者和专家、教授。我们这么一个文化大国，还要绕那么大弯子吗？我就尝试说服沈老师来翻译。

这个故事请沈老师接着讲。

沈萼梅：我来之前才知道要谈艾柯，本人是一个生活在上世纪的人，一听到微信、电脑这些个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结果要参加这么一个活动，我觉得要去，但是说什么呢？我就翻了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

赵武平：沈老师是北外的意大利语学者，在罗马、米兰待过六年时间，她非常严谨，每次讲学问，一定要出处，不能有错，所以她要看看稿子，我们说没问题。

沈萼梅：今天正好是艾柯逝世一周，中国的习惯就是“头七”。所以今天上海作协要我参加读书会，我感到很荣幸，也很欣慰。那么伟大的一个作家，他的头衔不是一个两个能概括的，他是多元化的人，是历史学家、哲学家、批评家、符号学家，博学多才。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在自己博学多才的基础上，以巧妙的、无与伦比的文学创作才华融合在一起的人，所以他的作品很接地气，而且在真实的基础上勾画出奇妙的小说情节，很吸引人，有说服力，有感染力。读了他的作品，读者回味无穷。

我翻译过的书，一般自己都不愿意看的，看了以后又觉得翻译不好，就怕看出错，一个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缺点和瑕疵，我就怕这个。但是艾柯的作品，我无数次看，不说能看出瑕疵，那是另外一回事。我看的时候，尽管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完，但是里面好多东西，语言上翻译出来了，可意思还没懂。第一次他叫我过来，我很冷淡的，也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要我翻译，而且他来以前，我问过北京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人，说已经找过他们。还有我的老师，挺有翻译能力的人，他们不翻，老同学也不翻，都不翻。当然我也不能说我没基础，我翻过邓南遮的小说，翻过莫拉维亚的小说，但艾柯是另外一回事，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所以我深深感觉到要翻译这本书的高度、难度跟深度。

我听艾柯夫人说，艾柯说自己的文字并不难，我说是的，所有的意大利文都能用中文翻译出来，但问题是翻译出来仍要琢磨他的意思。他的文字作为教材，多次选到学生的当代文学教材里，文字层面上标准的意大利语并不困难，但是所蕴含的思想，他的理念，他的价值观，作为中国人去理解确实很难，太深了、太高了，所以我拒绝，不翻，别的小说都能翻，这个不能翻了。我这一代是被耽误的一代，到80年代出国，我是第一批到意大利留学的，我很感谢我的系主任，看中了我是个苗子，让我精修当代文学。文学是我的专业，但不让看小说，不让看电影，只能买教科书，所以能有多少文学底蕴呢。明明让我修当代文学，

又不让买小说。我省下来的钱只能买一本小说，这本小说我很喜欢，是用我的助学金买的。带回来时候要包上人民日报，书封面上有男的、女的，这样不行。80年代以后，我们在李先生带领下，有一批批意大利文学翻译过来，我也是其中一员。他来找我，我理直气壮说不是没翻译过小说，但是艾柯的小说翻译不了，他说你考虑考虑，考虑很长时间以后我还是接受了。

为什么接受了呢？我弄到一本台湾的版本，我想看看这个版本怎么样，看了几章以后，因为我学语言的，发现好多翻的都不对，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贬低台湾译者的意思，因为他从英文翻过来的，也许英文已经走样了。最起码威廉爵士骑着驴回，回来以后骑着马。细心的读者也许看出来，开始是驴，后来是马，有的没注意，反正是骑着回来了。我一看不行，怎么成了马呢。还有一些拉丁文的东西没法翻。

我们自己是第一批留学生，花了人民的钱去进修过三次，人家求我了，我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作家对我来说的确是一座高峰，坚决要攀越的，就试试看。另外我的教材里有这个，如果让学生知道，沈老师教我们，自己不敢翻，这说不过去，有种使命感，结果2007年翻了一点。

正好艾柯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当时称他为公共知识分子，多谢赵武平先生让我们见面了，我们等着，直到艾柯来了，我一愣，第一个印象这是个巨人，真胖，又高，戴着一副眼镜，但是我观察到他是目光很深邃的一个人，又很宽厚的一个人，不难接近的一个人。我仰着头看他，幸好不是我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还有一个北京研究他的学者。我们坐下来没谈多少，都是诉苦，他们诉完了，该我诉了。我就诉苦，说宗教神学对我们是另外一种文化，所以很难，里面那么多拉丁文，我说把我家所有的字典都用遍，哲学字典、历史字典都用上了，你的拉丁文是什么拉丁文？我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梵蒂冈神父送给我一个拉丁文字典，我说这些里面都没有。他笑咪咪告诉我，你查不到就对了，他说我的拉丁文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古代的拉丁文。我说怪不得。那怎么办？后来艾柯说他跟助手讲一下，想办法给你寄注解，没说一定寄来，

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说翻译很难的，知道你们翻译不容易。有的读者懂两种语言，跟他说翻译成了什么意思，他听了以后恨不得从阳台跳下去，我的意思怎么翻译成那样了，面目全非，作为作者是很痛心的。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

不久，通过国际广播电台的专家 后来成为我们这个团队的意大利语言顾问，我跟他取得联系。意大利高中有文科高中、理科高中，他把专门供人文高中课外阅读的《玫瑰的名字》的版本给我寄来了，好几百页的影印版，好重的，让我到专家住的地方去拿。我动过手术，400多页的影印纸，很沉，不舍得打的。我拿着影印本，朝我们学校看一下，我们学校在西方，朝西看了一下，我深深感觉到书是沉甸甸，里面寄托了作家的厚望，也就是说你得把这本书给我翻好了。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拿着沉甸甸的书，再踏上了翻译的征途，心里有了动力，没有这个动力我坚持不下去的，真的，的确有它的高度、难度跟深度。

所以我的翻译，跟着作家的脚步，跟着主任的脚步，也是一次探索。

你想想作者用的所有材料，包括人们离不开的药材，修道院里吃的东西。虽然是一个修道院，但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剖面，一个修道院为了一本书的事情，在一个迷宫里发生了这么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凶手不是别人，是一种药，是一个管理人类文明有三四十年的老修士，你想想谁碰到这本书，都有这种兴趣要去看看，那是为什么，都想接下去看。好多人说为什么有那么多读者，听说这本小说在意大利很多人喜欢看，男女老少都喜欢看，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接地气，它真实，真实到什么程度？我爱吃巧克力，他说吃巧克力不会得老年痴呆症，你们不知道意大利有种巧克力很好吃，叫松露巧克力。你们看过《玫瑰的名字》，里面讲到一个小孙女，她赶猪，让猪找松露，让猪拱出来，孙女就捡出来，动作要快，否则这个东西就被猪吃掉了。

意大利圣诞节或者什么节日，做的东西都有松露，松露巧克力很贵的，比一般巧克力价格要贵一倍。但是翻译这本书时候我不知道松露

是这么出来的，说明真实性、接地气，它是实实在在，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他的讲故事可信性是建立在他博学多才上，非常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我跟着他探索了，跟着他回归了。

他的人物真的很简单。不管是不是有威廉这么一个英国修士，天主教给我的印象是穿着黑衣的，我的老师是修女，我在天主教堂旁边的小学上过，修女平时很和蔼，但如果犯错了，打很疼的，是严。但方济格修士，我到意大利才知道。我第一次留学到贝鲁加，那里的修士就是书上所描写的，咖啡色的衣服，洁白的神腰带，三个结，教会不能拥有财富，心灵要纯，你要虔诚、清贫。书上都有。这三个结很有意思，再冷的天都穿着草鞋，光着脚丫子，在一片绿色小路漂移而过，白的神带随风飘，戴着斗帽，你想想什么画面。我看了以后，觉得又回到当时留学的时候，修士的形象在我面前掠过，所以非常亲切。为什么意大利人喜欢呢？这是他们的根。原话是这样回归过去，写过去的事跟现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大利民族的根就在其中。这个我觉得写得真好，我作为异乡人，不是意大利人，去那里留学过，我觉得这些画面特别熟悉，从此以后再也不说我不翻，我说翻，我觉得这就是对自己一个熏陶，一种回归。

对我自己来说，因为他很博学，其中有神学知识、美学知识、药物知识、建筑知识，我们生活当中接触的都有，就连人的死跟金木水火土都有关系，各人有各人的死法，有人死在夹缝里，在土墙里闷死，死还有神学意义在里面。还有建筑，三角形代表什么，直角代表什么。

在这么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知识的大海里面，你沐浴一次，我觉得真是享受。我跟你们读者不一样，我得一句句翻译过来，逐字逐句去咀嚼，还得翻好了，不能翻错了。有一章专门说药草，好像啰嗦一点，你啰嗦一点，两个字就完了，我得一个一个字翻译过来。有种药是催眠的，吃进去产生各种各样的幻觉，我到时候翻错了出笑话，而且对作者也不负责任。有时候字面上完全可以翻出来，但是万一不对，我找到学校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挂号看病。一般医务室要什么药，给你什么药，我说一些药草，看看是不是这个效果，大概对了，有些差一点，基本上

对了。

还有建筑，迷宫，各种各样的版本翻法不一样，我找最粗浅的字翻。我看到有土木工程师招工，我自己找他们，我说有建筑问题问你，一直把他留到十点半，我跟他讲，用现代话翻译这个不太合适。

所以这里面知识太丰富了，牵扯到方方面面，要翻好的确不容易。也因为我投入了，我认为拿着沉甸甸的影印本，不能对不起作家，所以很认真翻译下来。翻译过程还有很多语言本身的问题，在艾柯作品感染下，翻了三本小说，三本小说的三个译者每两个礼拜都会集合。其实谁给你这么重的任务，你自己给自己加压力，至于这样吗？其实也是，但是总觉得弄不好对不起作家，对不起自己所学的意大利语，也对不起这个民族的文化，所以很认真。

我邻居说你们家怎么有那么多外国人，中国人，好多人，我说每两个礼拜有这么一个文化沙龙，是艾柯作品翻译的一个团队。我给他们做饭，因为到外面吃饭太花时间，花钱不说，做的饭我们也不爱吃，外国人就爱吃我做的菜。我最后提问题，一个一个问，三本书的语言问题都是在我们家小阳台解决的。所以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里面有一片芳草地，我们自得其乐，自我感觉特别好，我们觉得特有意思。闹钟是静的，觉得什么数码时代，什么导弹火箭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在传播。

今天我还在说，我在徐汇中学，西学东渐，我是那里的，我觉得也是在做西学东渐的工作。我不传教，但是我是做桥梁，不管这个桥是钢筋，还是木头的，反正这个桥我搭了，路人过去了。所以这片芳草地，大家特别留恋。《玫瑰的名字》出来以后，给我很多荣誉，得了最佳翻译奖，意大利总统通过外国颁给我爵士勋章，表扬我的一条就是翻译了《玫瑰的名字》，当然还有教学上，搞了好多字典，传统意大利文化，其中有一条是《玫瑰的名字》。我就感到它的分量，说明《玫瑰的名字》这本书，艾柯这个作家在意大利总统眼里的重要性。拿了勋章，又拿出我翻译的书，这本书的确很沉。

有人说不就是一本历史故事，讲的中世纪修道院里发生的事情，

干什么把历史故事拿出来讲讲，也就是一本历史小说。就像艾柯说的，其实他生怕你们把它当成就是一本历史书，艾柯说了，我说的故事跟现实没有关系，跟当今社会，我们生活的时代也没有关系。我说的事情是老远老远的事情，所以你们瞎联想。这样写的时候，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没顾虑了。所以这不仅仅是一本历史故事。我的书给弟弟、妹妹寄去了，我弟弟说好看，我妹妹说看不懂，我弟弟说看不懂，就跳过去，斗争、矛盾跳过去，你光看怎么死的，那就是一本侦探小说了。你说错，也没错，是侦探小说，你跟着主人公，发现凶手是谁的，原来是一个瞎子。有人说是一本推理小说，有人说这是男人看的书，我给你们说实话，他推理的东西，在数字里第几个字母，还有属的第几个马，第三匹马意味着什么，到现在我还没弄懂，所以说推理小说也行。但到底是什么小说，从现在读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是也都不是，就像它的书名一样《玫瑰的名字》，你怎么解读都可以。

说起书名，艾柯厉害，埋下伏笔很多，各人有各人解读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人家说《玫瑰的名字》作品开放，你说是历史小说也不反对，但是它有更深层的意义在里面。搞美术，画现代画，我们经常看不懂，一样的道理。我在米兰喜欢参观美术馆，有一幅画挂在墙上，进美术馆的作品是有代表性的名作。后面有透光，三刀，有长有窄，有宽有窄，透过来的光有深有浅，这是什么意思。意大利的创作就是这么创作的。

就像艾柯说的，文人最大的尊严在于，我写的东西是我想写的，这就是我作品的宗旨。而不是我写的作品，让你们考虑怎么改变世界，改造人的思想。就像有人用导弹让我们接受文明，他不是，你自己去考虑。一样的道理，就像一幅现代画，各人有各人的解读。我把《玫瑰的名字》这本小说翻完了，看过无数次，我到现在真是说不出很确切的，概括性很强的，一针见血的解读，这就是作品魅力的地方。

我到现在还说，我当初不想翻，压力太大，战战兢兢，后来一字一句翻，还算可以，总算有所交代了，不辱使命。现在艾柯走了，我很感激这么一位大师，他不光是学者，而且告诉我们怎么去推行真理，推



小白 沈萼梅 赵武平

行知识，推行美德，是学术方面的我的导师。他的精神永远在那里。更多赞美的话我不会多说，但是他在在我心目当中，不光是文人，不光是学者，对我来说是导师。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追求知识，追求美德。艾柯也是这样的，我们要追求的就是知识跟美德。他的这本书我觉得大的来说，要传达给我们是：他用一本书，一个创作的基点，一个藏书楼里面一个迷宫，发生的故事，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但说明一个很大的道理，所以我不后悔我做过这样的努力，我也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当初要我翻译这本书。现在我不后悔，我要感谢你们，这一生为翻过艾柯的书，感到欣慰，也感到骄傲。

我想今天用这些话来悼念这样一位巨星，我觉得很有意义，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回顾。我还有好多话说，等会聊天的时候再说吧。

赵武平：非常感谢沈老师，讲得非常动情。我们说学问做到通的地方，做的是人情，做的是感情。我们跟无数读者、翻译家打交道，像

沈老师这样的，像沈老师的同事、同学，以这样奇特的方式，奇特的译者，来翻译这样一本奇书，我还没遇到第二个。虽然在过去九年中间，我们不知道交流过多少次，但是这么完整、动感情的，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的确非常感动。

说到《玫瑰的名字》，这部作品的确已经成为当代意大利文化最高的代表作，它在全世界已经翻译成43种语言，总的销售量接近两千万。非常遗憾，在中国它的销量虽然印了将近六万本，加上其他出版社才将近十万本，正如沈老师刚才以自己弟弟妹妹的经验来讲，每个人对这本书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就像读《红楼梦》，每个人眼里都有一个王熙凤一样。下面请小白先生讲，因为他本人是咱们上海最近十年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他的作品已经在意大利出版了，而且在美国等好多国家也出版了，他的作品风格跟艾柯的作品风格是相近的，这里我关心他是怎么读艾柯，怎么解读《玫瑰的名字》的。

小白：谢谢。刚才听沈老师说的艾柯，里面内容很多，我听到两点：一个意大利文科高中要把这个列在书目里读，我觉得这本书很难读、很高深，但一个高中生就需要读这样一本书。还有一点，完全在我想象之中，沈老师很谦虚，他跟艾柯说不知道拉丁文，艾柯说了一句话，我是中世纪的意大利拉丁文。从这两方面讲，沈老师是谦虚，这是很难的一件事，可能全世界都找不到几个能搞得清这个事情。但是在艾柯眼里，他很喜欢给你设置阅读障碍，这是他的一种方法，你要跳过这个障碍，你才能享受他给你的乐趣，这是他的一种方法。

我刚才为什么说很难，因为拉丁文不像白话汉语，有个语言委员会每年出标准的规范，什么字怎么写，怎么读，拉丁文在中世纪欧洲各地的都是很隔绝的，有一个小村庄，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去，城市跟城市之间，国家跟国家之间，乡村跟乡村之间是很隔绝的，所以他们的语言，我们都叫拉丁文，但实际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如果回溯某一个时代，可能有成千上百种的语言，因为用书写来确定读音，各方面书写不同，所以交通不通，这个很难。艾柯买了很多绝版的孤本，中世纪只有